



虎哥和凤姑

肖丁三 整理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

内容提要

我国台湾岛上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玉皇大帝一觉醒来，蹬下了裹身的棉絮，于是人间灰雾遮天，老人双眼失明……勇敢的虎哥和美丽的凤姑，历尽千难万险，最后挥刀驱散灰雾，使天下重见光明，而他们则以身受罚分别变作虎斑蝶和凤梨树——这是台湾闻名遐迩的两大特产。

这本具有浓郁南国风味的民间故事集，故事生动、文笔优美，通过奋战九头龙、巧斗猴子精等奇妙的故事，告诉少年儿童正义与善良必将战胜邪恶与暴力的真理。

目 录

虎哥和凤姑	(1)
金 凤 蝶	(78)
高高的红桧树	(91)
金 瓜 石	(96)
战 妖 龙	(102)
打 狗 河	(113)
银海洲上的传说	(121)
救 月 亮	(125)
金发妹和孔雀哥	(138)

虎哥和风姑

宝岛的果子千万种哩，
要数凤梨果最甜蜜，
花间的蝴蝶数不清哩，
要算斑虎蝶最美丽。

祖国的宝岛台湾，盛产香美的凤梨果（即菠萝）和迷人的虎斑蝶。你看，那凤梨多象美丽的凤凰，那虎斑蝶翅膀上的花纹跟虎皮上的花纹一样壮丽。可你知道吗？老一辈人说这虎斑蝶和凤梨果是高山族的

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变成的，那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传说……

在古老古老的年代，我国东海边有座美丽的宝岛，宝岛上住着我们高山族的同胞，他们勤劳，他们勇敢，他们善良……

宝岛上有一座高高的青山叫虎山。虎山脚下有一间单独的木楼。木楼里住着一家三人，爸爸、妈妈和儿子虎哥。靠打猎织锦过着艰难的日子。

一天，虎哥爸在削箭，虎哥妈在织达戈纹^①。十七岁的虎哥戴上虎皮帽，穿上虎皮衣，肩挂箭袋和腰刀带，背负强弓，手执镖竹^②，向爸妈鞠了一个躬，说：“阿爸阿妈，孩儿打猎去！”

爸妈点点头，望着健壮的虎哥，笑得合不拢嘴巴。

① 达戈纹：高山族锦的俗称。

② 镖竹：长竹竿上安铁镖。



虎哥在崎岖的山道上边走边搜寻着野兽。突然，头顶“轰隆”一声巨响，他惊得紧握镖竹仰望天空。

“轰隆——” 又一声巨响，只见天空坠下一座象枕头一样的大石山，直朝着虎哥家的木楼压去。虎哥惊得目瞪口呆，还

没等他醒过神来，“哗啦啦”一阵震天巨响，大石山将虎哥家的木楼牢牢地压在了山底。

“哎呀，不好！”虎哥见状，忙向山底奔去。他跑呵，跑呵，跌倒了，爬起来再跑，最后连滚带爬奔到大石山前，只见自家木楼已全部被石山紧紧压在山底。他泪流满面，呼天喊地，咬紧牙关猛推石山，可石山只微微颤抖了几下。

虎哥爬上石山，扳下一块小石头，双手把石头捏成碎粉，猛地把碎粉掷下山脚。“天哪——”他仰天长叹一声，然后一跃跳下石山。

“呵，竹箭！标梭！”他在石山脚发现阿爸刚制好的一支竹箭和妈妈常用来织达戈纹的标梭^①。他拾起竹箭和标梭仔细看着，泪珠滚滚。他双手捧着竹箭和标梭，背

① 标梭：织达戈纹用的象梭子般的工具。

朝石山跪下，仰天大叫道：“阿爸，阿妈！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呵……”

虎哥哭喊了老半天，才将竹箭和标梭插进箭袋里，站起来回身静静地凝视着石山脚下，默默地说：“无娘的娃仔凄苦苦，阿爸阿妈呵我到哪里去安身？你们无主的冤仇又该如何报？”

乌鸦“呱呱呱”地回窝了，天，渐渐地昏暗了下来，虎哥含泪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晚上，他宿在一个岩洞里，渴了，喝点山泉水；饿了，烤几只山鼠吃。

第二天，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在山林里打猎。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命运呢？

梨山脚下，有一个小村落叫凤凰寨。寨里有七八间木楼隐藏在山脚的丛林里。这地方真美哩：群鸟赛歌，彩蝶欢舞；寨

旁高山上的银色瀑布飞流直下，映出七彩长虹；瀑布下溪水淙淙，溪边百花争艳。

寨中有一座木楼，木楼上住着母女两人。十六岁美丽的凤姑常常坐在木机旁，边编织达戈纹边照料妈妈。妈妈双脚瘫痪，日夜卧在床上呻吟。

人们都说：“日月潭的泉水甜又美，比不上凤姑的心地美。”

一天，凤姑妈在床上长叹一声，说：“凤姑，妈动弹不了，累你日夜织达戈纹，妈心痛如刀绞呵！唉，你也该休息一下喽！”说完抹起泪水。

凤姑忙给妈擦干眼泪，温柔地说：“我们高山族的姑娘妇女都会织达戈纹呀，你的女儿也要学织嘛。妈，我不累。女儿长大靠爹妈，千恩万情要报答。妈，你安心把病治好吧！”说完，又麻麻利利地织起达戈纹来。

凤姑妈微笑着合上了眼睛。

忽然，一阵甜甜的欢笑声飘进竹楼。凤姑抬头往窗外一看。只见一群少男少女正在草坪上玩托球游戏。他们各人手执竹竿在顶一只彩球，可是，顶上空中又落下地，顶上空中又落下地。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胖娃生气了。她说：“我们高山族的孩子应该都会托球，托半天也不落地。哼，你们，你们都是废物！”

一个男孩子笑着说：“胖娃，我们都是废物，难道你是能手？！”

“……”胖娃哑口无言，羞惭地低下了头。

一个十三岁的苗条姑娘阿秀忙解围说：“胖娃，我们去叫凤凰托球手凤姑来一起玩，好吗？”

胖娃听了，拍手说：“好呀！好呀！快去，快去！”说完，拉起阿秀的手向寨里跑去。

胖娃和阿秀跑上竹楼，齐声说道：

“凤姐，请你这个凤凰托球手到草坪上托球，大家等着你呢！”

凤姑笑了笑，说：“我忙呀！”

凤姑妈听了，笑着说：“凤姑，山鹰久睡翅会软，你去吧，坐久了会象我一样双脚疯瘫的，去舒舒筋骨吧！”

少男少女们一见凤姑跑来，便一齐拍着手请她托球。凤姑不慌也不忙，她理理辫，挽挽袖，就托起来了。你看哪，她托得多么出色，只见彩球时如流星穿云，时如龙珠戏凤，而她自己则时如金鸡独立，时如仙鹤展翅。引得大家看出了神，禁不住欢呼起来：“好一个凤凰托球能手呵！”

正在这时，虎哥手提镖竹，肩挂着两只锦鸡来到草坪边的一丛野花后。他呆呆地看着，心中暗暗赞道：“真是世上无双呵！”

忽然一阵大风吹来，把凤姑的彩球吹

到一株高大青树顶的枝桠上。彩球落不下来了。大家焦急地看着，胖娃要爬树，可光溜溜的树干，哪爬得上呵。

凤姑望着十来丈高的光树杆子，想了想，高声说道：“哪个能将彩球拿下来，有奖！”

大家望着树干摇摇头，又你望我我望你：“不能！不能！谁也不能！”

虎哥见了，大步走到草坪中间，拍拍胸口说：“能，我能！”说完，将镖竹插在地上，将肩上的锦鸡卸在地上，拿出弓箭。

大家惊异地望着这个不认识的小后生。

虎哥弯弓搭箭，对准大青树上的彩球。

胖娃焦急地说：“莫射坏彩球哟！”

话音刚落，虎哥一箭射上树梢，树枝断了，彩球落下，他忙丢下弓箭，拔起插在地上的镖竹，倒转竿头，将快落地的彩球

顶上天空。落下又顶上，落下又顶上，越顶越高，直穿白云蓝天。

大家惊喜得齐声叫好。胖娃竖起大拇指说：“又一个凤凰托球手！”

凤姑边仰头看，边和大家拍手唱起儿歌来：

托得好，托得妙，

彩球托上天空了。

托上天空变星子，

星子望着我们笑。

凤姑一边唱一边拍手欢跳，一不留神，“哗啦啦”一失足滑下山溪，又被湍急的水冲进了一个小深潭。

虎哥见状，忙将镖竹插在草地上，和一群儿童向深潭奔去。到了潭边他顾不得脱衣裤，“扑通”跳进潭里抱出凤姑，凤姑湿淋淋的头发下垂着，脸色惨白。

胖娃焦急地说：“小哥哥，请你顺手把凤姐送回家吧！”

虎哥点点头，抱起水淋淋的风姑就往她家跑，胖娃拿着虎哥的镖竹和两只锦鸡，阿秀拿着虎哥的弓箭在后面紧紧跟着。

上了木楼，惊醒了风姑妈，她吃惊地说：“风姑怎么成这个样子？”

风姑从虎哥背上跳下来，说：“妈，我掉下深潭里，这个小哥哥把我救了出来。”

虎哥解下箭袋和腰刀袋，抽出箭和腰刀，倒出袋里的水。

胖娃关切地说：“小哥哥，我去拿我哥的衣服来给你换。”

虎哥拍拍衣服说：“不用了，我穿的是虎皮衣，虎皮帽。大雨淋，河水泡，只消跳几跳。”说完，他在木楼上跳了几跳，虎皮衣服的水珠一串串洒在木楼板上。

风姑妈说：“小后生，坐下来休息嘛，你叫什么名字？”

虎哥坐上竹椅，说：“我叫虎哥。”

风姑妈又问他：“你家住哪里呀？”

虎哥抹抹泪水伤心地说：“天上掉下一座枕头山，把我家压碎了，把我的爸妈压死了。”他从箭袋里拿出一只标梭和一支箭抚摸着，“我在枕头山下只寻到我妈织达戈纹用的一只标梭和我爸打猎的一支箭。”他泪珠滚滚，“我是一只孤雁呵！”

虎哥的话象一阵细雨，把木楼上人们的眼睛沾得湿润润的。

风姑妈也滴下泪珠，她说：“可怜的孤儿虎哥呵，今后不要流浪了，就住在我家做我的儿子吧。我家只有母女两人呵！”

虎哥站起来激动地说：“多谢您的好意，可我怎能给你家增添麻烦！”说完，拿起弓箭和镖竹，准备下楼。

这时，一边的风姑霍地站起来拦住说：

“虎哥哥，我母女的眼泪化成河，眼泪河拦住我的好哥哥。”说完她又抢下虎哥手中的弓，从虎哥的箭袋里抽出一支箭，说：“哥哥，这是你爸那支箭吗？”

虎哥点点头。

凤姑弯弓搭箭，将箭射上厚厚的板壁，她将弓挂在板壁上，说：“你爸的箭永远戳在我家的板壁上，你象弓一样，也永远挂在我家的板壁上了。”

胖娃从虎哥的箭袋里掏出标梭，说：“这是你妈妈织达戈纹的标梭吗？”

虎哥点点头。

胖娃将标梭放在凤姑织达戈纹的木架上，说：“让你妈的标梭永远给凤姑织达戈纹吧。你也象这只标梭一样，永远安在凤姐的家了。”

虎哥望望老泪纵横的风姑妈，望望脸挂泪珠的风姑，望望天真活泼的胖娃，望望达戈纹机上的标梭，望望板壁上的弓和

箭，他的鼻孔酸酸的。他一步一步地走到床前跪下，双手搭在凤姑妈身上，哽咽地说：“妈妈，我的好妈妈，从此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凤姑也来跪在妈床前：“妈妈，我有个好哥哥，从此我再不感寂寞。”

凤姑妈抚摸着他俩的头，慈爱地说：“好孩子，往后你们哥妹俩好生照应。”

虎哥站起来拾起楼板上的两只锦鸡，双手捧给凤姑，说：“好妹妹，今天我们一家人吃一顿美味的锦鸡吧。”他又叮嘱说：“妹妹，请你好好拔下锦鸡毛，留着会有用处的。”说完，他一转身出门去了。

胖娃帮着凤姑忙活开了。

太阳慢慢走到了中天，凤姑母女两人不时望望窗外，纳闷虎哥怎么还不回来。

突然，“膨”一声响，虎哥进得门来，将一只猎物丢在楼板上。

凤姑和妈妈大吃一惊：“金钱豹！”